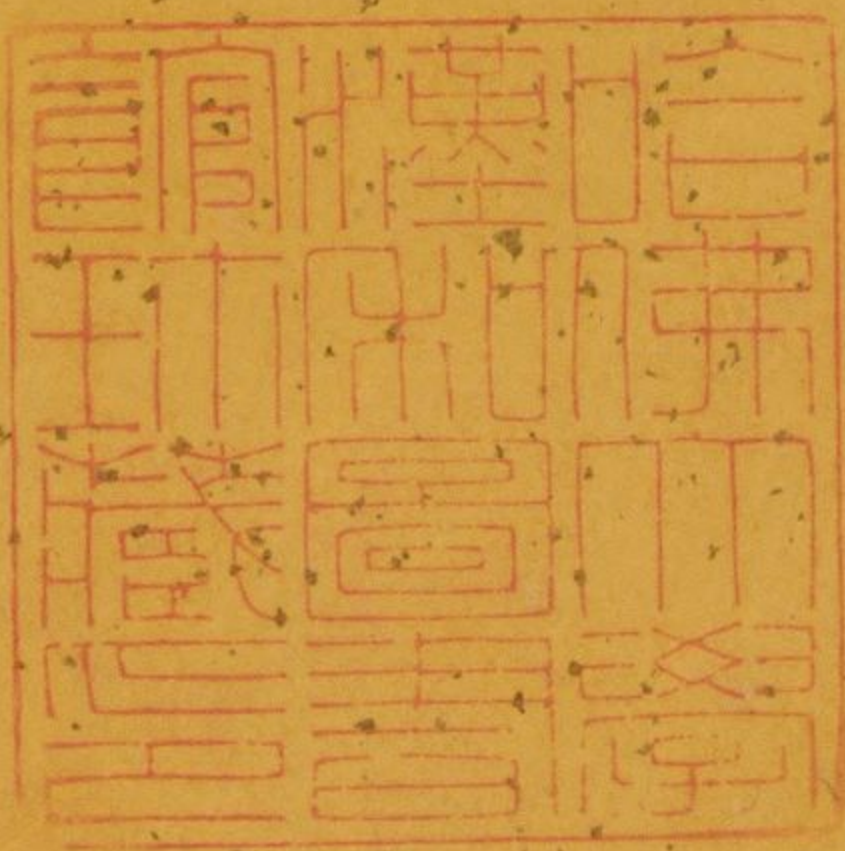


T 110/303 (21)

21

春秋左傳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 1931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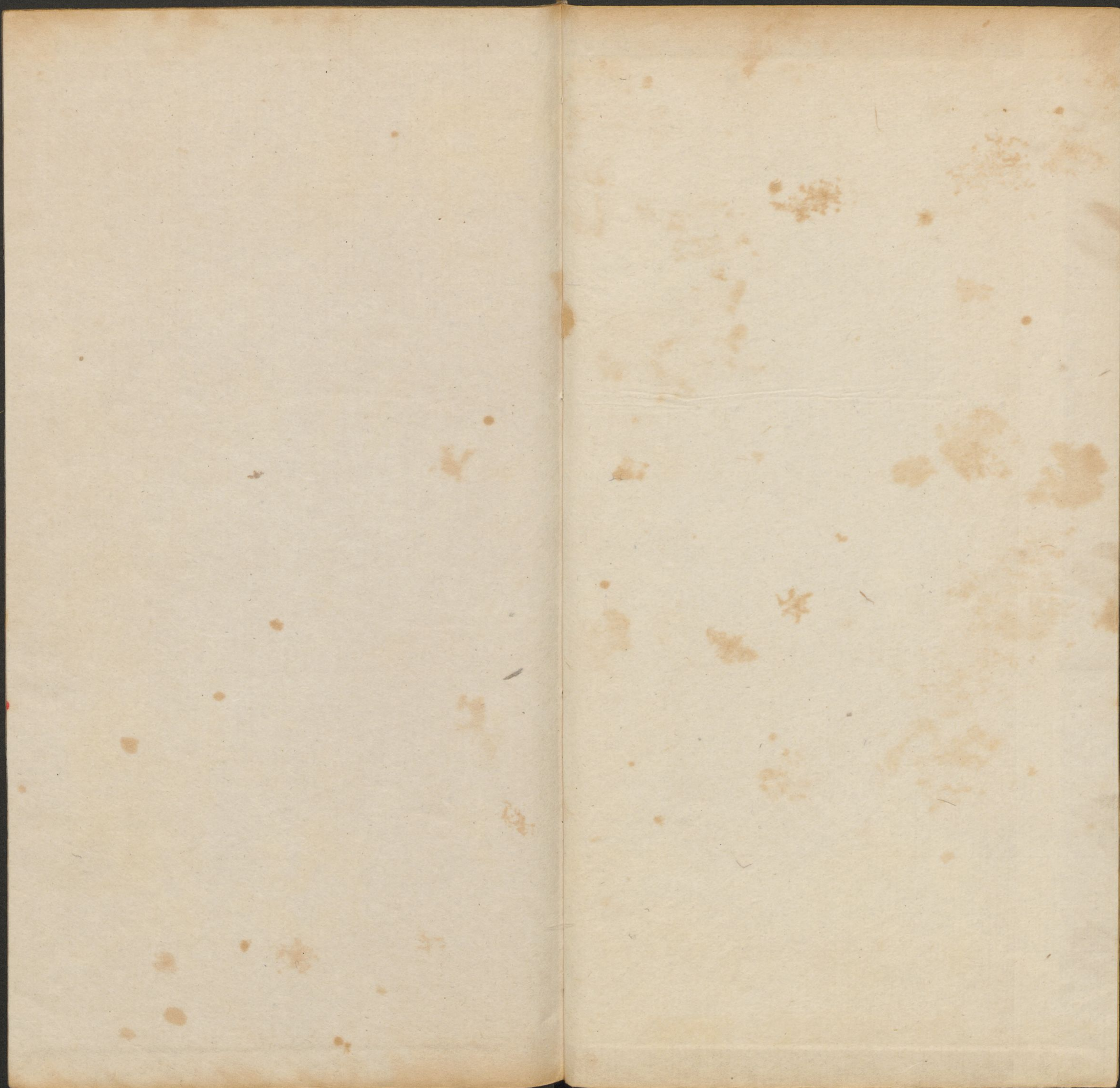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虎斯

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葬陳哀公

八年春石言于晉蘇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
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
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雕盡死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
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斯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
言信而有譽故然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然咎及之詩曰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哥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
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陳哀公元
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瘵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
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
告有立君公子勝翽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
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
在行人也○叔弓如晉賀虎祁也將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
哭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
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莘
車于乘○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
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
相吾室欲無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栢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栢子將

女汝

獲攫

出矣聞之而還將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疆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去亦授甲無字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齊吾受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蓋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栢子稽顙曰頃靈富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與嬖袁克殺馬段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帷加經於顙而逃使穿封成爲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詔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君知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顙頊之族也歲在鴟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攻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真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九年八月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秋仲孫獲如齊○冬築郎囿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戩會楚子于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惟比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於許○周甘人與晉闔嘉爭闔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賴王使詹相伯辭於晉曰

共恭

戲平

舍捨

我自夏以后穆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禱杭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奉而誘以來使偏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後本能改物翬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平且致闔田與祿反賴倖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夏四月陳災鄭裨寵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鴟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靡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

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歛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
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一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
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
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囿
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
獲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十
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
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
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
出吾是以譏之○齊惠欒高氏皆者酒信內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
之夏有告陳相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相子授甲而如
鮑氏曹子良醉而驪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從飲酒
相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
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明晏平仲端委立
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
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
靈姑鈇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穆欒高敗諸許

者嗜
惡去

焉烟

鈇五

鄭粳

佻挑

國人追之又敗諸甍門欒施高疆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相子必
致諸公讓惡之主也讓之謂欒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川不可強
思義為命義利之本也欒利生孽姑使無繻子可以滋長相子盡致
諸公而請老于莒相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服復而反棘
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
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
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哉周能施也相公是以霸公與相子莒之
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詩明高唐陳氏始大○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鄭獻俘
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魯祭乎周公饗義
會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挑之謂其天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士曰遂如晉九月叔
孫婁齊國弱未華定衛比宮喜鄭罕虎許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幣
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
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
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其以菲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
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行之夫
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
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疆見而退昭

般班

愁魚斬

感憾

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其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入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景王問於長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實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確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是子在申乃祭靈侯靈侯將上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申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臣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向故不克然肝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

造愁去

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文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樂克有緡以喪其國糾克東夷以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于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壁言之如天具有五杜而將用之方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五月齊歸薨大蒐于北蒲非禮也○子產居子會邾莊公盟于侵祥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朝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造反自侵祥宿于某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救陳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天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各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公使人孤父請蔡于楚弗許○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命會有表衣有繪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繪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察言不不過步貌不道交言不昭矣不道不其不昭不從無守氣矣○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

夷夏

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
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
無卑乎殆其失國也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
曰不佞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十二月單成公卒○
楚子城陳蔡不使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
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成陳而宣子元馬使昭公不
立齊桓公城楚而信其管仲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
在庭統不在外駕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
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樂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乘丘實殺
無知衛甯戚實出獻公君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
君所知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
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慤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
虞

辟避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三月鄭簡公卒將
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走決用以立而無庸毀
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請將毀矣既如是子產
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弗毀則日中而墮子
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口

坻遲

卒尊

乘去

便叟

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
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戕也○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
也享之為賦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夏語之不懷寵光
之不官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存○齊侯衛侯鄭伯如晉
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昔人勸于晉晉有平公之
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慤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
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午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
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晉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
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為君代典亦中之伯瑕
謂穆子曰子夫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具以中饋也齊君弱吾
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君帥強御卒乘競勳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
孫便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楚子謂成虎若敖之
餘也遂殺之或謂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
夫成虎懷寵也○六月葬鄭簡公○晉荀吳為會齊師者假道
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周原伯綏虐
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殺而立公子晚尋絞奔
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
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躄丁酉殺獻太子之博庚皮之子
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安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季平子立而
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

適的
頗普何
反

長張上

顯教又

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及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又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命喻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者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始將與季氏訟書辭無罪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欲謀季氏怒生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齊聞亂逃不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莫且言曰恤恤乎秋乎彼乎深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汝策之遇坤三三之比三三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五品官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不忠不得其名下不井不得其善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中卒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美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黃裳元吉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疑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匪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怡其鄰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南蒯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蹇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

鍼戚
秘秘
復浮去
父音甫
招部

兩重王皮冠秦復陶翠被內黑執鞭以出笑折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鞞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東于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先王熊繹時在荆山草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叛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甘愛身王曰昔我皇伯祖文昆吾舊許是也今鄭人貪頽其田而不我啣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身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與許于也子與有勞焉諸侯畏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與許于也又加以楚取不與君王昔工尹路請曰君王不與王言如嚮國其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曰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嚮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擊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士曰定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以有車轍馬跡焉魯人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官臣聞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令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頤不令寢不寢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也晉代鮮虞因肥之

役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執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區謳

如字

食似

洧委

與去

守狩

十二年春叔弓圍費弗克取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費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區君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遂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遠居田，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章龜中，驪又奪戈，然區而使之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蔓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蔡公之令尹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食，坎用注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

美郎
葉垣
狎

狎皮

芋喻

又

而從之，蔡人聚而執之，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陳莒、下美、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潘而巳。乃葉甫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御先入，因正業，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則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公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下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若曰：成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公夏將欲入，駟芋尹無字之子申文曰：吾父再奸王，今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刃，惠不可棄。台其從王，乃求王，遇諸陳，闢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甲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王曰：人將忍于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母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

詭呼臣

齊齋

厭厭壓

屬屬竹

好惡好惡去

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一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是葬于于于其言實言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人尹林定師還自餘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後遷邑致羣賂施舍覺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鸞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鸞櫟敢請明公對曰臣未聞公既復王問鸞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殺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極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與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也皆使主社稷乃徧以辟至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于于子哲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初鸞櫟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于于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于于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有人而無主二也有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于于在晉早三年矣晉既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國暴而動可謂無謀為霸終世可謂無

芋米
數所

民之無德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于步五難以試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且棄疾乎若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辛姓有罰必季寧具楚之常也獲神一也自民二也令德三也龍貴四也居席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于于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巨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晉文之子也亦有寵於齊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明以為輔佐有昔衛以為外主有國言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財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齊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驪賈陀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從而與之而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于于共有寵于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于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于子產以帷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難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

伯饋叔向美與一筭鐘曰諸侯事畢不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老異於他日取諸項之叔向受美反鐘曰晉有羊舌鮒者潰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壽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八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兵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討何患焉生足以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討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連東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詩對曰諸侯討討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財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安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安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誨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夫也存亡之道相由是顯晉禮主盟懼有不洽奉承齊籥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對曰小國望之於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士申復布之諸侯畏之制人皆人怨于晉曰晉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甘魯故之以盟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

債分去

奉捧
射石
樂洛

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負於豚上其畏不於南朝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鄭之怒以討魯魯聞其二憂向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陰矣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于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于產爭承曰昔天子班百輕重以列列尊貢重馬之制也卑而貢重者而服也鄭伯勇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請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明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明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句暇討國不競亦勝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水以蒲犬焉守者御之乃輿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秋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執貢事禮也○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荒大獲而歸○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尤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

焉烟

靈公禮也。○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御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於河。○吳滅州來，今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嘗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晉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不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詎曰：臣一主一臣，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向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鮑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鮑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鮑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禮也。○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癘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謂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長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

罷皮

隕云 鄙勗

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哲曰：家臣而欲張公室，非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推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持救災，患有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揚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君立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者立公之弟庚，盧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唐，唐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隕以無忘舊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魚，叔魚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鮑也強辯邢侯專恣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負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二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

氛分
長上

好惡
去並

賄也以寬備國首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首不為虐
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煩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
親益勞猶義也夫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
叔弓卒去樂卒事○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
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蒞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蒞事籥入而
卒去樂卒事禮也○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
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入
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
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
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可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
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晉荀吳帥師伐
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
城何故不喜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
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
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
可以欲城而適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

見現

戴為
鞮提

鍼戚
鬯暢
賁奔

人或請略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如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
民而頓戶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急將焉用
邑邑以賈急不如完舊賈急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
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
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
戴鞮歸○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二日晉荀躒如周葬穆后
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
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指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
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哭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
於王至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
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負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
也闕鞮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
之二路鍼鉞拒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有陽之田撫征東夏非
分而何夫有動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在之以
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
而高祖孫伯鸞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
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文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
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
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
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真其矣且非禮也

葬器之來嘉功之中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
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
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
昭公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齊侯伐徐○楚
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
蠻氏既而復之其子焉禮也○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
徐子及郊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
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
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
是之謂乎○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
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
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
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
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故紛會朝
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
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問
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

共恭
縣玄

辟僻

比鼻
芟刈

喪祭有職受脰歸脰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
其所僑焉得耻之弊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亭以
他規我○宣子有環真一在鄭商宣子謂諸鄭伯子產弗與也非官
府之守器也真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
亦未可責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關其間鬼神而助之
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五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蓋求
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也信故也
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
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賢之有吾且
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
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
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
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
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
芟殺此地勅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
叛我無強賈母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賂我勿與知恃比誓誓故能相
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散邑強奪商人是教散邑背盟
誓也吾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
誓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王不知所成取私布之韓子辭王曰

三傳

百八

馬相

蓋反何

附 藝 藝

起不敢求王以微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善賦，野有蔓草。宣子曰：「臨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蔣子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起，起賦不出。鄭志皆昭。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親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王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籍手以拜。○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晉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執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有七年。春，小邾穆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

少邵 皞 吳 鳴 沮

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日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子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鼓奏，鼓畜夫。」馳廐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邾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鷓鴣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臧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顛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邾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維三塗。襄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大

三

日

世

鄆禹

獲宣子於夏文公攜前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中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平宋大辰之虛也陳大擘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瑩王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鮪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古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擊之及泉盈其遂炭陳以詩命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皆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敗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鄆○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伐之萇弘曰毛得必亡

語去

是昆吾隄之日也後故之以而毛得以濟後於王都不亡何待○三月曹平公卒○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其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勅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子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從大龜使祝史徙主祀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址穰火于玄冥回祿初于四鄙書焚室而寘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六月邾人藉稻邾人襲邾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祭於邾邾莊公反邾夫人而舍其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

後弗
鄉向
脾皮
擱閣上

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
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七
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稷禘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
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
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
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
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
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
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受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
擱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
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讓隱之間謀之以
啓貪人者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
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具敢有二心○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
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
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敵也
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
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已
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